

名家谈丛●之四

哀乐人生

AI LE REN SHENG

MING JIA TAN CONG ZHI SI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名家谈丛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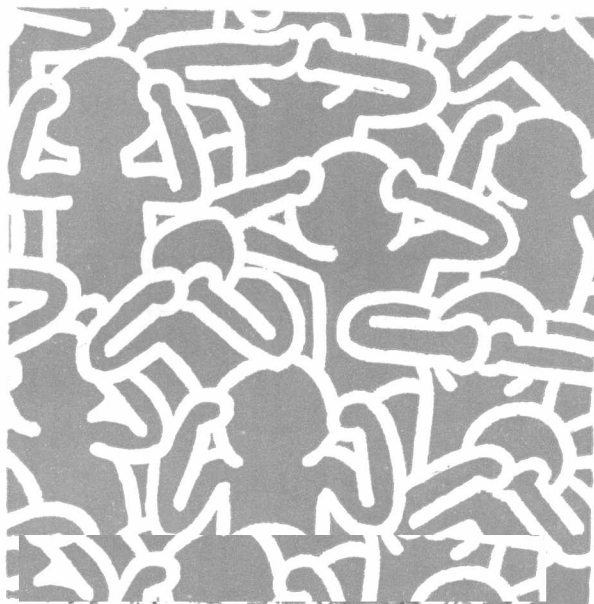
哀乐人生

MING JIA TAN CONG ZHI SI
AI LE REN SHENG

25.00

ISBN7-80515-880-0/I·114

定价: 6.50 元



名家谈丛之四

哀乐

MING JIA TAN CONG ZHI SI
AI LE REN SHENG

张晓春 龚建星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沪)新登字 302 号

责任编辑 徐 侗

封面设计 柯国富

T2 67.1 / 738

名家谈丛之四

哀 乐 人 生

张晓春 龚建星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59,000

1995年1月第1版 1995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 5001—12000

ISBN 7-80515-880-0/I·114

定价: 6.50 元

弁 言

幸福的人好谈人生，不幸的人怕谈人生；幸福的人嫌人生短，不幸的人嫌人生长；幸福的人以人生为乐，不幸的人以人生为苦。乐观的人视人生为磨练，悲观的人视人生为磨难；乐观的人看到人生光明，悲观的人看到人生黑暗；乐观的人享受人生，悲观的人熬煎人生。哲学家，小市民，一样地爱谈人生，哲学家为混饭吃，小市民则是吃饱了饭没事干；哲学家靠思辨，小市民靠直觉；哲学家注重理想人生，小市民注重现实人生。因此，谈人生，始终是大众乐意为之却意见歧出的一件事。

人生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说它“大”，除其有不容置疑的“重要性”外，还指它的范畴大，几乎无所不包。张中行《顺生论》论及六十个问题，可见其包含的内容之博大。这，还只是一个哲学家精心选择过的个人的思考范围，倘若换作社会公众，提出的问题恐怕要庞大得多。自然，这里也不排除一般人很难虑及的东西，如存在、天道，等等。吃喝拉撒似乎早已被人逐出“人生”的范畴，是因为它的层次太低，还

是命题不高级？然而这究竟不能当作看“小”人生的明证。时至今日，虽然人们对于外层空间更有兴趣，好像在探寻超越人类生活之上的更大更广的问题，但其终极关怀，还在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及人类的命运、前途，仍然脱离不了“人生”的干系。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人生的具体化。那末，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解决人的生存状态（人生）更大的问题呢？说人生之“大”的理由，就在于此。

可是，话又说回来，人生问题，又是一个很细小的问题。须知“人生”其实是一个抽象的集合概念，它由许多具体而形微的东西组合而成，如温饱，婚恋，读书，事业，机遇等。讨论人生问题，如果不是从这些实在的、具体的、细微的东西着眼，只能是夸夸其谈，从而产生玄而又玄的说教，其“价值”是令人怀疑的。莫洛亚说，“凡是想统治人类的人，无论是谁，必得把简单本能这大概概念时时放在心上，它是社会底有力的调节器。”谈人生，也得从这些“简单本能”大概概念始。人生诸问题中的“大”与“小”，是人们观念上的区别，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能说因人而异罢了。

人生问题，归根结底，是个“人生所为何求”的问题。

人生所为何求？那还用说！当然是为了幸福。那么，什么是“幸福”呢？法国作家方登纳给它下的定义是：“人们希望永久不变的一种境界。”这一简洁的定义确实说出了一点我们想要知道的意思，但它仍有不少令人费解之处。从前中国人不大讲“幸福”而多讲“完满”，幸者，幸运也；福者，福份也，它带有一种超自然力量赐予的味道，而“完满”则是一种愿望的实现。中国人的幸福观是建立在“完满”的基础上的。不完满，就意味着不幸福。这一点，中国人是很实际的。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幸福的婚姻”“幸福的家庭”这类说法，其实就是“婚姻”“家庭”生活完满的意思。然而不时也听到过“幸福的人生”这样的说法，这却是很教人迷惑的。人生是一个生命的过程。在生命演进过程中，生死，贫富，聚散，顺逆，成败……会按照自身内在的逻辑变化，而永远不会完全受我们意志的左右。做一名石油大王，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幸福的，然而，谁能知晓石油大王正蒙受乏嗣的不幸呢？北京捡煤碴的老婆子是不幸的，但她的家庭成员互相关爱，和谐相处，正是许多养尊处优然而彼此仇视的富贵之家所欣羡的一种幸福。所以，幸福只可能产生在生活中某个侧面，至于说“幸福的人生”，只是一种理想。人生是哀和乐的组合排列，所谓人生的“幸福”或“苦难”，是相对的，受时空的统辖。

莫洛亚曾提出“人生的五大问题”，即婚姻、家庭、友谊、政治机构与经济机构、幸福，没有谈及生与死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就说过，“生，还是死，是个问题”；佛家的口头禅也说“生死事大”，可见生与死，实在是人生所不能回避的一大问题。在这里，我们准备对于生与死作哲学上的探究，只说某些现象。比如一个人，生于乱世和生于盛世，生于贫穷之家和生于富贵之家，对其人生的影响难道可以忽视的吗？大厦将倾，崇祯帝对女儿说，你为什么要生在帝皇之家呢？结果父女双双命归黄泉。而更多的人却为自己生于贫民之家自怨自艾。有人把这归于“命”，认为是“命中注定”。我们暂且不去计较这种说法的合理与否，但它把生命过程中每一阶段，看作是一种含有因果关系的“人生链”，是富有启示的。“生”，是人

所无法把握的(有人把它看作是“前定”的,不失为一种解释),但我们并不能否认它是人生的重要一环。同样,对于死,也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是一种生命的悲剧;有人则认为“息我以死”,入净土陪上帝去了,何悲之有?然而谁也不否定死是人生的重要内容之一。还有男女问题,常常被人排斥在人生问题之外。中国古时男尊女卑是一种积淀得很深的文化现象。身为女子,是其人生之大不幸。然而充炮灰、修长城之类人生悲剧,离女人较远,乃不幸中之大幸。假使风流天子下江南寻美,一人得宠,鸡犬升天,也不是不可能,其女的人生之页从此改写。届时,更有许多父母深悔生不出个女儿家呢。这种事,古诗里头表现得真是淋漓尽致的。“婚姻产生人生”,这是一句名言,婚姻是男女之间的事儿,把男女问题提到人生的高度来考察,恐非多事。

我们把所编的这部书的书名定为《哀乐人生》,自有其深意在焉。前面已经说明,此处不再饶舌。所选内容,以为多与“人生”有关,只不过有“近”与“远”的差别罢了。其实,“近”与“远”,也很难说,正好比“哀”与“乐”,不能量化,只能视各人的感觉而定。人生中的几个流程,诸如生死,男女,婚恋,家庭,年龄,疾病,贫富,事业,求职,志向,生命价值等,论题所及,尽量收入,见仁见智,则聊备一格。

临末,还想提一下。据说辛克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不晓得人生是什么;我的唯一安慰,只在别的人也没有一个晓得。”我们认为这是一句非常精彩而意味深长的话。

编者

目 录

弁言..... [1]

惟心..... 梁启超 [1]

死..... 鲁迅 [4]

死之默想..... 周作人 [10]

论单方面的自由离婚..... 夏丏尊 [13]

论求婚..... 周建人 [16]

“今”..... 李大钊 [19]

关于恋爱..... 陈望道 [23]

生..... 许地山 [27]

山核桃..... 傅东华 [28]

情之所钟..... 舒新城 [33]

三种人生态度..... 梁漱溟 [37]

言志篇..... 林语堂 [41]

谈结婚..... 郁达夫 [46]

北戴河海滨的幻想..... 徐志摩 [48]

儿女·····	朱自清	〔52〕
生命的价值与价格·····	王统照	〔60〕
人生的艺术化·····	朱光潜	〔63〕
赞美和攻击·····	高长虹	〔71〕
渐·····	丰子恺	〔73〕
一个白日梦·····	闻一多	〔77〕
婆婆话·····	老舍	〔80〕
青春·····	苏雪林	〔86〕
人生所为何来·····	曹聚仁	〔95〕
夫妇之间·····	王了一	〔98〕
析“爱”·····	俞平伯	〔101〕
恋爱·····	章克标	〔110〕
生命·····	沈从文	〔119〕
中年·····	梁实秋	〔123〕
说穷·····	钱歌川	〔127〕
试谈人生·····	李霁野	〔132〕
红颜薄命·····	梁容若	〔148〕
泪与笑·····	梁遇春	〔151〕
论老年·····	施蛰存	〔155〕
童年·····	李健吾	〔163〕
生死之间·····	李广田	〔165〕
谈生活·····	吴组缃	〔167〕
病中谈病·····	纪果庵	〔171〕
蓬山远近·····	张中行	〔179〕
笑·····	徐懋庸	〔185〕
门·····	李辉英	〔187〕

梦.....	方 殷	[192]
人死观.....	唐 弢	[194]
谈男人.....	苏 青	[196]
“遗嘱”及其他.....	曾敏之	[203]
男人薄命.....	柏 杨	[205]
谈女人.....	张爱玲	[209]
论天亡.....	余光中	[220]
说“寂寞”.....	邵燕祥	[222]
无聊.....	许达然	[225]
职业与事业.....	傅孝先	[229]

惟 心

梁启超

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同一月夜也，琼筵羽觞，清歌妙舞，绣帘半开，素手相携，则有余乐；劳人思妇，对影独坐，促织鸣壁，枫叶绕船，则有余悲。同一风雨也，三两知己，围炉茅屋，谈今道故，饮酒击剑，则有余兴；独客远行，马头郎当，峭寒侵肌，流潦妨毂，则有余闷。“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与“杜宇声声不忍闻，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同一黄昏也，而一为欢慙，一为愁惨，其境绝异。“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与“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同一桃花也，而一为清静，一为爱恋，其境绝异。“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酹酒临江，横槊赋诗”，与“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同一江也，同一舟也，同一酒也，而一为雄壮，一为冷落，其境绝异。然则天下岂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戴绿眼镜者，所见物一切皆绿；戴黄眼镜者，所见物一切皆黄；口含黄连者，所食物一切皆苦；

口含蜜饴者，所食物一切皆甜。一切物果绿耶？果黄耶？果苦耶？果甜耶？一切物非绿、非黄、非苦、非甜，一切物亦绿、亦黄、亦苦、亦甜，一切物即绿、即黄、即苦、即甜。然则绿也、黄也、苦也、甜也，其分别不在物而在于我，故曰三界惟心。

有二僧因风颭刹幡，相与对论。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往复辨难无所决。六祖大师曰：“非风动，非幡动，仁者心自动。”任公曰：三界惟心之真理，此一语道破矣。天地间之物一而万、万而一者也。山自山，川自川，春自春，秋自秋，风自风，月自月，花自花，鸟自鸟，万古不变，无地不同。然有百人于此，同受此山、此川、此春、此秋、此风、此月、此花、此鸟之感触，而其心境所现者百焉；千人同受此感触，而其心境所现者千焉；亿万人乃至无量数人同受此感触，而其心境所现者亿万焉，乃至无量数焉。然则欲言物境之果为何状，将谁氏之从乎？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忧者见之谓之忧，乐者见之谓之乐，吾之所见者，即吾所受之境之真实相也。故曰：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

然则欲讲养心之学者，可以知所从事矣。三家村学究，得一第，则惊喜失度，自世胄子弟视之何有焉？乞儿获百金于路，则挟持以骄人，自富豪家视之何有焉？飞弹掠面而过，常人变色，自百战老将视之何有焉？“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自有道之士视之何有焉？天下之境，无一非可乐、可忧、可惊、可喜者，实无一可乐、可忧、可惊、可喜者。乐之、忧之、惊之、喜之，全在人心，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境则一也。而我忽然而乐，忽然而忧，无端而惊，无端而喜，果胡为者？如蝇见纸窗而竞钻，如猫捕

树影而跳掷，如犬闻风声而狂吠，扰扰焉送一生于惊喜忧乐之中，果胡为者？若是者，谓之知有物而不知有我；知有物而不知有我，谓之我为物役，亦名曰心中之奴隶。

是以豪杰之士，无大惊，无大喜，无大苦，无大乐，无大忧，无大惧。其所以能如此者，岂有他术哉？亦明三界惟心之真理而已，除心中之奴隶而已。苟知此义，则人人皆可以为豪杰。

梁启超（1873—1929） 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字卓如，号饮冰子。曾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等。有《饮冰室全集》。

死

鲁 迅

当印造凯绥·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所作版画的选集时，曾请史沫德黎(A. Smedley)女士做一篇序。自以为这请得非常合适，因为她们俩原极熟识的。不久做来了，又逼着茅盾先生译出，现已登在选集上。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许多年来，凯绥·珂勒惠支——她从没有一次利用过赠授给她的头衔——作了大量的画稿，速写，铅笔作的和钢笔作的速写，木刻，铜刻。把这些来研究，就表示着有三大主题支配着，她早年的主题是反抗而晚年的是母爱，母性的保障，救济，以及死。而笼罩于她所有的作品之上的，是受难的，悲剧的，以及保护被压迫者深切热情的意识。

“有一次我问她：‘从前你用反抗的主题，但是现在你好像很有点抛不开死这观念。这是为什

么呢？’用了深有所苦的语调，她回答道，‘也许因为我是一天一天老了！’……”

我那时看到这里，就想了一想。算起来：她用“死”来做画材的时候，是一九一〇年顷；这时她不过四十三四岁。我今年的这“想了一想”，当然和年纪有关，但回忆十余年前，对于死却还没有感到这么深切。大约我们的生死久已被人们随意处置，认为无足轻重，所以自己也看得随随便便，不像欧洲人那样的认真了。有些外国人说，中国人最怕死，这其实是不确的，——但自然，每不免模模胡胡的死掉则有之。

大家所相信的死后的状态，更助成了对于死的随便。谁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是相信有鬼（近时或谓之“灵魂”）的，既有鬼，则死掉之后，虽然已不是人，却还不失为鬼，总还不算是一无所有。不过设想中的做鬼的久暂，却因其人的生前的贫富而不同。穷人们是大抵以为死后就去轮回的，根源出于佛教。佛教所说的轮回，当然手续繁重，并不这么简单，但穷人往往无学，所以不明白。这就是使死罪犯人绑赴法场时，大叫“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面无惧色的原因。况且相传鬼的衣服，是和临终时一样的，穷人无好衣裳，做了鬼也决不怎么体面，实在远不如立刻投胎，化为赤条条的婴儿的上算。我们曾见谁家生了小孩，胎里就穿着叫化子或是游泳家的衣服的么？从来没有。这就好，从新来过。也许有人要问，既然相信轮回，那就说不定来生会堕入更穷苦的景况，或者简直是畜生道，更加可怕了。但我看他们是并不这样想的，他们确信自己并未造出该入畜生道的罪孽，他们从来没有能堕畜生道的地位，权势和金钱。

然而有着地位，权势和金钱的人，却又并不觉得该堕畜